

漢魏六朝賦選

瞿蜕園選注

瞿蛻園選注

漢魏六朝賦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重 印 说 明

本书根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一版重印。因作者已于一九七三年故世，这次再版未作改动。

汉 魏 六 朝 赋 选

瞿 蜕 园 选 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8 字数 179,000

1964年7月第1版 1979年3月新1版 1983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00,001—135,5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82 定价: 0.90 元

前言

賦的原來意義是『鋪陳其事』，爲我國古代文學的表現方法之一。《詩·大序》說『詩有風、賦、比、興、雅、頌六義，賦即其中之一。到了後來，它成爲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製，形式介於詩歌與散文之間。但從其淵源來說，它是詩歌的衍變。所以班固說：『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』（《兩都賦序》）又說：『大儒孫卿（即荀子）及楚臣屈原，離譏憂國，皆作賦以風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。』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因此，他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將詩與賦列爲一門，並分別舉出屈原和荀子兩家來作爲辭賦之祖。

大家知道，從楚辭開始，以較長的篇幅和優美的詞藻來發揮想像，傾訴感情，就成爲戰國後期人們所歡迎的文學形式。荀子的《成相篇》和《賦篇》看來，作者也正是利用這種文體，以表達他對當時現實的態度，並吸引了讀者的注意。屈原和他稍後的宋玉、唐勒之輩都是楚人，荀子著書，終老於楚，可見賦又是楚國的一種新興文體。但屈原和荀賦（屈原本人並未稱他的作品爲賦，最早以賦名篇的是荀子）又各有其特色，一般說來，屈原重在抒情，荀賦重在說理。到了西漢，因五言詩尚未進入文人文學的領域，文士的創作主要在於辭賦，於是作賦之風大行。加上帝王的賞玩和鼓勵，有些文士，便以作賦獻賦當作求官的門徑。同時，由於作賦者日多，在內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了發展。較諸楚辭，詩歌的成分已逐漸減少，而散文的成分有所增加；內容方面，於言志抒情之外，復多狀物敘事之作。我們也可

以這樣說：漢賦的體製較接近於荀賦，而詞藻則多取資於楚辭。清人王芭孫在《讀賦卮言》中說：『相如之徒，數典摛文，乃從荀法；賈傳以下，湛思渺慮，具有屈心。抑荀正而屈變，馬（司馬相如）愉而賈（賈誼）戚。雖云一轍，略已殊塗。』這話不是沒有見地的。

因為漢賦既是詩歌的衍變，所以漢代人就有讀賦的習慣。根據記載，當時的人朗誦楚辭，是有特定的音律節奏的。一直到隋代，還有所謂楚聲的專門家，以清切的音調博得人們的欣賞。（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）又如漢元帝的宮女能讀王褒的《洞簫賦》，固然這是供帝王娛樂之用，但也說明賦在當時的影響。由於賦的文彩與音節都能在視聽上使人愉快，而賦的鋪張手法又能激發人們的想像，因此它就能適應當時統治者的興趣和要求。

至於內容方面，漢大賦多少也反映出漢帝國繁榮上升時期的氣象，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所創造的一些物質文化上盛況。如司馬相如、揚雄那些描寫宮苑游觀的大賦，到了班固、張衡，就擴展到都城建置的敘述，生動地介紹了漢代名都大邑的規模，以及各階級階層的生活狀況。而更晚一些的西晉左思，又在他的《三都賦》裏總括了中原、東南與西南三大地區的地理歷史、物產文化，等於一部有韻的方志。這些賦中的詞彙，對瞭解當時上層集團的辭令、儀節以及博物知識等，也都有一定的幫助。同時，左思有鑒於漢代司馬相如、揚雄、班固、張衡的賦，對物產、建置的描寫和記述，有虛誇失實之處，所以他作《三都賦》時，寫到山川城邑、鳥獸草木、風謠歌舞等等，都是依據地圖、方志，以及各處風俗習慣而加以考訂的。皇甫謐曾稱贊他：『其物土所出，可得披圖而校，體國經制，可得按記而驗，豈誣也哉！』

此外，還有一些以宮苑爲題材的作品，如王延壽的《魯靈光殿賦》，何晏的《景福殿》等，雖然內容屬於專門性的，而且作賦意圖原在粉飾與歌頌，但對後世讀者，也還具有一些文物資料上的參考價值。

東漢以後，賦家的另一傾向是：從原來對事物品彙的描摹刻畫，逐漸向思想感情的發抒方面去發展，即『寫志』漸多於『體物』。通過對事物的深微觀察，進一步抒發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，這就爲賦體增添了不少的新異色彩。也有的用賦來表達純粹的抽象觀念，如班固的《幽通賦》等，而陸機的《文賦》簡直用賦來探討文學理論，更是富有創造性的。

應當指出，流傳到今天的漢賦，大部分是歌功頌德、踵事增華，供封建統治者賞玩的作品，即使其中有時含有一點諷喻的意味，實際上還是迎合統治者的愛好，起着『勸百而諷一』的反面作用，也正如劉勰所說：『無貴風軌，莫益勸戒。』由於統治者的愛好，文士因獻賦而達到干祿的目的，於是賦的文學價值遂大爲削弱，賦家的流品與地位，就和『俳優』相差不多。無怪連善寫大賦的揚雄也說：『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』，並且認爲在詞藻方面的追求，不過是『童子雕蟲篆刻』，是『壯夫』所不爲。後來晉代摯虞論賦，也批評辭人之賦『以事形爲本，以義正爲助』，即是重形式而輕內容，和揚雄所說有其共通的地方。

以上是自漢至晉有關賦體發展上的一些概況。到了南北朝，乃有所謂『文』『筆』之分，而賦實際上已代表了整個的『文』，如這時的詔令、奏議、書札等，除不用韻以外，其他形式上也都與賦的區別極其微細；至於用韻的頌贊、箴銘、哀誄，乃至七、連珠等，則區別更少。所以在駢文盛行的時代，賦的影響

是非常深遠的。

南朝末期的宮體賦，內容和形式都趨於豔冶和雕琢，可以說是賦的沒落，但它對後來的七言詩也還有一定的影響。到了唐代，因作律賦爲進士考試的科目，律賦就和宋以後的制舉文一樣，不再有什麼價值了。我們看一看李白、杜甫所作的賦就可以知道。章太炎在《國故論衡·辨詩篇》中說：『賦之亡蓋先於詩，繼隋而後，李白賦《明堂》，杜甫賦《三大禮》，誠欲爲揚雄臺隸，猶幾弗及，世無作者，二家亦足以殿。自是賦遂泯絕。』可見某一種文學體製，都必須經過它的產生、發展、興盛以至沒落的過程。

關於賦選，蕭統《文選》中所選的賦，是歷代所一致稱譽的，大體上確曾經過審慎的抉擇，但也不能包括全面。其他的選本則缺點更多。爲了適合今天的讀者，需要一部繁簡適中的選本，介紹不同時代、不同題材、不同風格的作品，使讀者能一覽而約略得其全貌。

因此，本書試圖在《文選》的基礎上分別去取，加上它所未能具備的，擇定二十篇，爲研讀古賦者提供一些便利。以下就編輯體例略作說明：

（一）爲精簡起見，每一類型的賦，盡可能不重複入選。例如《恨賦》與《別賦》，《雪賦》與《月賦》都只收一篇。又如京都賦只選內容更豐富的《二都賦》，就中又只選較短的《蜀都》一篇。惟《西征賦》及《哀江南賦》，因有其獨特的規模格局，雖較冗長，也予入選。至於同一作家，只選其作品略具有代表性的，以期盡量照顧全面。

(二)從文體來看，即使命名不同，屬於賦體性質的仍應歸入賦類，《七發》是其一例。至《酒箴》雖不宜逕名為賦，而形式上亦與賦無異，故也收入。其他不以賦名而實為賦之支流者，如《答客難》、《典引》之類，則限於篇幅，未能遍收。

(三)古人注書，有釋事釋意兩種，李善注《文選》，是偏重釋事的。在今天看來，由於賦中所用的詞彙往往與現代漢語距離過遠，不能不要求詳盡的解釋，但若專注重詞藻的溯源，而忽略詞意的闡發，對讀者的幫助仍然不大，因此，本書的注釋採取兩者相結合的方針。除一般的字句加注外，兼顧到作者的作意。

(四)賦中的名物訓詁有不少還沒有確切解決，經過清代以至近人的考證，對舊注也有不少的糾正或補充。本書則多採用傳統上較為肯定的舊說。

由於這一工作還是初步試探，編注方面的缺點必然不少，希望讀者隨時予以指教。

瞿蛻園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

目次

前言

一	賈誼：弔屈原賦并序	一
二	枚乘：七發	六
三	司馬相如：長門賦并序	二六
四	揚雄：酒箴	三三
五	張衡：歸田賦	三四
六	趙壹：刺世疾邪賦	三七
七	蔡邕：述行賦并序	四二
八	禰衡：鸚鵡賦并序	五二
九	王粲：登樓賦	五九
一〇	曹植：洛神賦并序	六三
一一	潘岳：西征賦	七〇

✓一二	陸機	文賦并序	二八
✓一三	左思	三都賦(蜀都)	三七
一四	孫綽	游天台山賦并序	三二
一五	陶潛	閑情賦并序	三七
一六	鮑照	蕪城賦	七六
一七	謝莊	月賦	八三
一八	江淹	別賦	九〇
一九	蕭子暉	冬草賦	九四
✓二〇	庾信	哀江南賦并序	一〇一

弔屈原賦

并序

賈誼

【題解】

漢文帝的初年，王朝的統治秩序尚未穩定，對外的政策也不很明確，洛陽的一個青年學者賈誼（前二〇一——前一六九）把這個加強統治、建立政制的事業引爲己任，他以儒家學說爲中心，提出一系列主張。當時文帝很看重他，對他破格重用；但朝廷上守舊的將相大臣都嫌他年輕多事，對他進行讒害，文帝的意志也爲之動搖了，將他調離朝廷，派去作長沙王的太傅。這王傳的官職，僅僅對諸侯王本身有輔導之責，沒有任事之權。長沙地方在當時又很偏僻，因此賈誼鬱鬱不得意。在路過屈原投江的所在，感到自己的遭遇正與屈原相似，就作了這篇《弔屈原賦》。

《史記》及《漢書》本傳都載了這篇文章，以後王逸收在《楚辭》中，《文選》則改稱《弔屈原文》。現在所根據的是《文選》本，並以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作參考。因爲畢竟是『賦』的體裁，所以仍題爲《弔屈原賦》。

這篇賦開始從正面對屈原的處境表示憤慨，對屈原的遭遇表示悼惜。以下用反反覆覆的譬喻，以龍鳳、騏驥、鱣鯨來比擬被讒害的賢者的命運。譬喻說完，就戛然而止，使讀者自然體會到作者的心煩意亂，不須再說下去了。因此，造成了比平直地敘寫事實更深厚的感染力。

誼爲長沙王〔二〕太傅，旣以謫去〔三〕，意不自得；及渡湘水，爲賦以弔屈原。屈原，楚賢臣也。被讒放逐，作《離騷》賦，其終篇曰：『已矣哉！國無人兮，莫我知也。』遂自投汨羅〔四〕而死。誼追傷之，因自喻〔五〕。其辭曰：

〔二〕長沙王，漢初封吳芮爲長沙王，是漢初所封的異姓王之一。其國境在今湖南東半部，都臨湘，在今長沙附近。
〔三〕謫，貶官。按，王傳的官並不比賈誼原任的大中大夫小，因爲是王國的官，在當時認爲地位低於中央政府的官，所以稱爲貶謫。

〔四〕此處所引《離騷》，與《史記》及《漢書》本傳略有不同。

〔五〕汨（覓）羅，水名。

汨水源於江西修水，西南流入湖南湘陰境，與由岳陽發源的羅水合流，因此稱汨羅江。下流注入湘水。
〔五〕以上一段是後人所寫用來作爲本文的介紹的，字句根據本傳而略有不同。

恭承嘉惠〔二〕兮，俟罪〔三〕長沙；側聞〔四〕屈原兮，自沉汨羅。造託〔五〕湘流兮，敬弔先生；遭世罔極〔六〕兮，乃殞厥身〔七〕。嗚呼哀哉！逢時不祥。鸞鳳伏竄兮，鴟梟翱翔〔八〕。闕茸〔九〕尊顯兮，讒諛得志；賢聖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〔一〇〕。世謂隨、夷〔一一〕爲濁兮，謂跖、躒〔一二〕爲廉；莫邪〔一三〕爲鈍兮，鉛刀爲銛〔一四〕。吁嗟默默〔一五〕，生之無故〔一六〕兮；幹棄周鼎〔一七〕，寶康瓠〔一八〕兮。騰駕罷〔一九〕牛，驂蹇〔二〇〕驢兮；驥垂兩耳，服鹽車兮〔二一〕。章甫薦履〔二二〕，漸不可久兮；嗟苦先生，獨離此咎〔二三〕兮。

〔二〕嘉惠，指皇帝的恩命。

〔三〕俟罪，待罪。

漢朝人習慣稱居官任職爲『待罪』，表示自己能力薄弱，不知何

時會犯罪過。是謙卑的措詞。

〔三〕側聞，側耳而聞的略詞，也含有恭敬謙卑之意。

〔四〕造，到。託，寄身。

指自己到湘水流域來居住。

〔五〕罔極，《詩經》有『讒人罔極，交亂四國』的話，意思指讒人無所不至，到處製造混亂。

〔六〕殞身，喪命。

厥，其。指屈原之死。

〔七〕鴟（癡 chī）梟（鷂 xiāo），貓頭鷹。按，《楚辭》的習慣表現方法，以善鳥比喻賢人，惡鳥比喻小人。

〔八〕闕（榻 tā）茸（戎 róng），無能力的人。

〔九〕這句

說：賢聖方正的人被人橫拖豎扯，顛倒不能安身。

〔一〇〕隨，指下隨，古代傳說，商湯以天下讓下隨，而下隨不

受。夷，指伯夷，反對周武王伐紂，不食周粟而死。過去都被認為是『高尙』的人。

〔一一〕跖（職 zhí），春秋魯

人，因反抗當時統治者，被誣稱盜跖，『跖』一作『蹠』。蹠，指莊蹠，戰國時楚國反抗統治者的平民領袖，亦被誣稱

爲盜。

〔一二〕莫邪，古代有名的寶劍，相傳名匠干將和妻子莫邪合鑄兩劍，分別用兩人的名字命名。

〔一三〕鉞

（先 xiān），銳利。

〔一四〕默默，形容不得意。

〔一五〕生，古代『先生』二字可以簡稱『生』，這裏用來稱屈原，

賈誼本人也被稱爲賈生。無故，故和辜音義相近，是說無端而遭此禍。

〔一六〕斡（握 wò），轉過來。周鼎，比喻

寶器。意思是說，真正的寶物反被拋棄。

〔一七〕康，與『空』意義同，瓠即壺。據王先謙說，康瓠是破爛的瓦壺。

〔一八〕罷，同『疲』。

〔一九〕駢（參 cān），古代駕車的馬，除在車轅以內的兩匹外，再加的一匹稱『駢』。蹇（簡 jiǎn），

跛足。

〔二〇〕這句說：良馬反而低垂兩耳去拉鹽車。『驥服鹽車上太行』是古代常用的俗諺。服，駕。

〔二一〕章甫，古代士的階層所用的冠，用來墊鞋子，也是比喻賢人而在下位。

〔二二〕離，同『罹』，陷入，指屈原陷入了這樣的災難。

訊〔二〕曰：已矣！國其莫我知兮，獨壹鬱〔三〕其誰語？鳳漂漂〔四〕其高逝兮，固自引而

遠去〔四〕。襲九淵之神龍兮〔五〕，勿深潛以自珍〔六〕；
 蛭螭〔七〕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藏〔八〕；
 羊〔九〕？般紛紛其離此尤〔一〇〕兮，亦夫子之故也〔一一〕。
 也〔一二〕？鳳凰翔於千仞〔一三〕兮，覽德輝而下之；
 常之污瀆〔一四〕兮，豈能容夫吞舟〔一五〕之巨魚？
 橫江湖之鱣〔一六〕鯨兮，固將制於螻蟻〔一七〕。

〔一〕訊(信 xìn)《漢書》作『詐』，二字古通，是告訴或責讓的意思。按，楚辭的體裁，在賦的篇末，再概括一段，『離騷』用『亂曰』二字引起，此處『訊』字專用，與『亂曰』同一體例。

〔二〕壹鬱，即抑鬱。

〔三〕漂漂，《漢書》作『飄飄』，形容高飛遠去。

『飄飄』，形容高飛遠去。

遠去，自己引退的嗎？

〔四〕這裏的意思說：既然沒有人諒解我，向誰訴說我的心事呢！不見鳳鳥就是高飛遠去，自己引退的嗎？

〔五〕密(mi)，不易見，形容潛伏。這句將龍的深潛加重描寫一番，表明它能珍惜自己，不遭危害。

〔六〕勿(wú)，不易見，形容潛伏。這句將龍的深潛加重描寫一番，表明它能珍惜自己，不遭危害。

〔七〕蛭(zhì)，水蟲。螭，即『蜥』。這背離。螭(梟 xiāo)，鱷魚一類。獺(tā)，水獸。都是害魚的動物。

兩句說：神龍不和螭、獺在一起，更不用談蝦與蛭蚓這些小蟲了。

〔八〕自藏，保全自己。

是說：假如駿馬會受羈絆，那和大羊有什麼兩樣！

〔九〕般，亂。形容紛亂。尤，過錯。

〔一〇〕這句意思

陷於這種過錯之中，也是由於你自己的緣故啊！

〔一一〕讀去聲，輔佐。

〔一二〕這句說：所以

去輔佐別國的君主，何必一定要戀戀於這個地方呢！

作者替屈原抱着很沉痛的惋惜，所以這樣說。當然他知道

屈原是不能拋棄楚國而替別國服務的。

〔一三〕仞，古代以八尺(或說是七尺)爲仞。千仞，極言其高。

〔一四〕污瀆，極言其高。

〔一五〕會，

是高的意思。擊，也是說鳥的高飛。以上再以鳳鳥爲比，鳳鳥在高空翱翔，見有德行的光輝，才肯下來，如果看出在德行的細節上有危險的徵兆，也就遠遠高飛而去了。

尺爲『常』。污漬，死水溝。

〔凸〕吞舟，形容魚之大。

〔凸〕鱧（zhān），鱧魚。

〔凸〕螻（lǒu），螻蛄，

俗稱土狗。以上又以魚作比喻。意思說，一道水溝怎能容得下大魚？在江湖中橫行的大魚落在水溝中，就難怪要受蟲蟻的欺壓了。

七發

枚乘

【題解】西漢初年，分封的諸侯王在自己的宮廷內往往延攬人才作為賓客。各種人才之中，文士更佔重要位置。著名的如淮南王安的賓客替他編《淮南子》及繼作楚辭，梁王武則有枚乘、司馬相如、嚴忌一班人。他們的職務是作為文學侍從，以豐富宮廷的生活。

枚乘（？——前一四〇）字叔，淮陰（今屬江蘇）人，在作梁王武的賓客之前，也作過吳王濞的郎中，這篇《七發》假設吳客與楚太子的問答，可能就是在吳王宮中作的。

《七發》的結構是用七段話向對方進說，一段一段的鋪敘裝點，提出問題，歸根結底才提出解決的方法，以前的六段一方面又是陪筆。使得文章絢爛奪目，逐步引人入勝。一方面，又是提出其他各種解決的方法而顯示它們的不足取，以證實最後提出的是唯一的方法。自從枚乘創造了這種形式，後人就有不少摹仿的作品，如《七啓》、《七命》等，於是就有了所謂「七」的一種體裁。其實仍然是賦，不過段落分得明顯一些而已。

《七發》中的吳客見楚太子說這一大篇，為的是要醫治楚太子的心病，也就是要使楚太子得到精神安慰。這並不純然是枚乘想像中的寓言，實際上當時的貴族確也存在這一種享樂的方式。《漢書·王褒傳》中說：「太子體不安，忽忽善忘不樂，詔使褒等皆至太子宮虞（娛）侍太子，朝夕誦

讀奇文及所自造作，疾平復，乃歸。」可見當時是把文學朗誦作爲一種娛樂，用來祛除由於糜爛的富貴生活所造成的精神空虛的。

陸機在《文賦》中曾說：「說」煒燁而譎誑。戰國時代游士的游說之詞，和賦的前身「楚辭」，都是同一時代的產物，都有逞談辯、摘文采的特點；「說」和「賦」彼此又都互有影響。假設寓言，用縱橫馳騁的詞令和恢奇誇張的想像來博人傾聽，這是所謂「說」與「賦」的共同點，不過「說」是無韻的而「賦」是有韻的，而「七」則有時介乎有韻無韻之間。「煒燁譎誑」四字，用來形容「七」的特點，也非常恰當。

《七發》的用意，不外逐層指出物質享受之不足貴，一層音樂，二層飲食，三層車馬，四層遊覽，五層田獵，六層特別提出本地風光的曲江觀濤，最後歸結到「要言妙道」——即各種學術思想，以追求真理爲目的，這才是一篇的主旨。全篇有如一幅連環的組畫，作者善於把各種事物情景用擬人法作出生動的描繪，顯出了高度的想像力和形象表現能力。

楚太子有疾，而吳客^(一)往問之，曰：「伏聞^(二)太子玉體不安，亦少間^(三)乎？」太子曰：「憊^(四)，謹謝客。」客因稱^(五)曰：「今時天下安寧，四字^(六)和平；太子方富於年^(七)，意者久耽^(八)安樂，日夜無極^(九)；邪氣襲逆，中若結轆^(一〇)；紛屯澹淡^(一一)；嗑唏煩醒^(一二)；惕惕恍恍^(一三)，臥不得瞑^(一四)；虛中重聽^(一五)，惡聞人聲；精神越蹶^(一六)，百病咸生；聰明眩